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進修)

「運動醫學」研究心得報告

服務機關：高雄榮民總醫院骨科

出國人職稱：主治醫師

姓名：鄧修鵬

出國地點：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

出國期間：90-7-1 至 92-6-30

報告日期：92-9-2

J2/c09103898

摘要

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骨科部,除了臨床醫療之外,無論是生物力學或基因治療的研究上,都有著非常卓越的成績.門診大樓內備有神經肌肉研究室,放射科以及物理治療中心.將診療,檢查,術後追蹤與研究,以及物理治療結合在一起.即便民亦非常有效率.

在過去一年裡主要是學習肩關節.膝關節手術以及其他運動傷害之治療.其中髖關節關節鏡手術算是意外的收穫,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除了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系統的4所醫院觀摩外,亦前往佛羅里達州 Holy Cross Hospital,賓州Burke & Bradley Clinic 等醫院進修.發現大家都非常專業且敬業,非常具有團隊精神.雖然國情不同,對於專業的尊重更是值得羨慕.

總而言之,在美國一年期間,拜訪過數家醫院,與很多醫師學習後發現,出國進修對於從醫生涯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的階段.最後以一句多年前美國醫師曾經寫給Dr. Freddie Fu 的感謝函裡的一句話來表達對我自己的期許與心得“ As a pivotal year during my sports orthopaedic surgery careers”(這一年將會是我運動醫學生涯的轉捩點)

正文

在匆忙與漫長的準備工作之後，終於來到期待已久的匹茲堡。過去匹茲堡是以鋼鐵業為重的城市，在鋼鐵業慢慢蕭條之後，隨之興起的卻是教育及醫療。匹茲堡內有匹茲堡大學(Pittsburgh University)，卡內基大學(Carneige Mellon University)等著名的學校之外，尚有多所大學在這裡。至於醫療，更如同國內的便利商店，到處林立著各種不同的一醫療單位。在這裡民風保守且四季分明，不僅治安好，人們普遍友善而且彬彬有禮。雖然稱不上是國際大都市，卻是一個寧靜怡人適合居住的小城市。

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骨科部，雖不在全美名列前茅，但是在運動醫學方面，卻是頗具名氣的醫院。有不少美國國內著名的醫學中心的臨床研究員來自此進修學習。除了臨床醫療之外，在此亦非常重視研究，不但具有非常先進的設備之外，更擁有很多優秀的人才，無論是生物力學或基因治療的研究上，都有著非常卓越的成績。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僅是這些成就，而是在整個研究團隊裡，有相當多傑出的華人參與研究且居領導地位，為華人爭光。

關於臨床，運動醫學科擁有赫赫有名的運動綜合大樓 (sports complex)。不僅常有國際訪客之外，過去一年內北京奧委會亦來此觀摩

學習，可見這裡的設備與規模，稱得上是世界一流。在幾棟二三層高的運動綜合大樓裡有運動醫學科醫師辦公室，門診部，復健中心，美式足球匹茲堡鋼鐵人隊體能訓練中心及練習場。門診大樓內備有神經肌肉研究室 (Neuromuscular Lab)，放射科 (內含核共振掃描器) 以及健身房般的物理治療中心。門診診療時常有物理治療師伴隨。因此將診療，檢查，術後追蹤與研究，以及本科非常需要的物理治療結合在一起。即便民亦非常有效率。可想而知，在這裡對於治療運動傷害及運動員健康的維護是一貫的，全面的。更有很多人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最完整的醫療。在團隊共同運作與默契之下，表現出對於患者面面俱到的照護。

依出國前的計畫，在過去一年裡主要是學習肩關節，膝關節手術以及其他運動傷害之治療。其中髖關節關節鏡手術算是意外的收穫，髖關節鏡手術不但美國少有醫師在做，對於這領域了解非常有限，這方面的手術國內更是少有醫師研究發展，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本人很慶幸拜師於發明髖關節鏡手術器械的 Dr. Marc J Philippon。他除了在門診與手術時細心教導之外，在百忙當中亦給予充分的討論與溝通的機會，讓我能夠有機會深入的學習髖關節鏡手術。由於從事這方面手術的醫師不多，因此門診時常發現從別州長途跋涉來此求診的患者。

本院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的病例以成年人及初次(Primary) 接受手

術為主 對於未成年且生長板(Growth Plate) 尚未溶合的病例在美國並不少見。這一類的病例除了術前要很詳細的解釋可能因破壞生長板造成長短腳的併發症之外，手術當中也有與成年人不一樣的方法與技巧。

創傷性膝關節脫臼常造成兩條以上的膝韌帶斷裂。國內摩托車交通事故造成膝關節傷害並不少見，要怎樣治療這類患者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艱鉅的挑戰。這一類的手術，我們需要多條韌帶做為重建的來源。美國醫師可以選擇已商業化的異體移植物 (Allograft)，也就是說，利用別人的韌帶完成重建手術。術後，雖然不是每個病人都能在原來的醫院接受復健治療，但是他們都能夠依照醫師之指示定期追蹤。至於沒有在原醫院復健治療的病人，不同醫院間的醫師也會有信件往來，隨時回報復健的進度與效果。讓臨床醫師每次在病人回診時，都能夠掌握到病人的狀況。臨床醫師與復健醫師；治療師之間也有溝通與討論的管道。反觀國內，病人常常忽略術後追蹤及復健的重要性。要得到更好的結果，並不是只靠手術就可以了。面對這種手術我們的異體韌帶來源不多，不但手術方法的選擇空間小，而且為了能夠得到很好的手術效果，可就要絞盡腦汁尋找可行的方法，完成艱鉅的挑戰。因此有關運動醫學的手術；運動傷害的治療以及運動員的防護，需要的是一個團隊，這樣才能事半功倍，達到更好的運動功能。

談到恩師，除了Dr. Philippon之外，也從骨科部主任 Dr.Freddie H Fu（華人）那裡學到做為領導者的風範與眼光，在他卓越的領導與長遠周詳的計劃之下，更引領匹茲堡大學骨科之運動醫學領域成為國際一流的佼佼者。

另有 Dr. James P Bradley，他是美式足球匹茲堡鋼鐵人隊的隊醫，不僅要看診開刀，還要隨著球隊長途跋涉，東奔西跑。對於各種運動傷害的手術他都很熟練，他教導我運動醫學並非只著重於某個部位，對於運動員的照顧應該是全面的。身為隊醫對於各種運動傷害的治療更要熟悉巧練。這樣才能稱得上是隊醫，才是全面的運動醫學醫師。

在過去一年裡，除了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系統的4所（UPMC Montefiore Hospital, UPMC Southside Hospital, UPMC Shadyside Hospital, UPMC St. Margaret Hospital）醫院觀摩外，亦前往佛羅里達州 Holy Cross Hospital，賓州Burke & Bradley Clinic 等醫院進修。不僅學習手術技巧與新知，也趁機跟每位醫師相互討論以及交流經驗。拜訪過這些醫院之後發現，無論是在開刀房內或是在門診，大家都非常專業且敬業，非常具有團隊精神。整個醫療團隊相互配合有默契又很融洽。少見爭執與衝突，大家共同的目標無非就是儘量讓手術順利進行完成，提高工作效率。在醫療設備上，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手術當中，器材的

使用與選擇上，不僅選擇多，更有一套相當完善的管理方法。雖然國情不同，大環境不一樣，對於專業的尊重更是值得羨慕。

總而言之，在美國一年期間，拜訪過數家醫院，與很多醫師學習後發現，出國進修對於從醫生涯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的階段。不僅學習新知，更可以驗證自己的臨床經驗。雖然外國月亮並不是比較圓，但出國進修總是可以學習他人之優點以彌補自己的不足。最後以一句多年前美國醫師曾經寫給 Dr. Freddie Fu 的感謝函裡的一句話來表達對我自己的期許與心得 “As a pivotal year during my sports orthopaedic surgery careers”（這一年將會是我運動醫學生涯的轉捩點）